

戰略瞭望

修昔底德陷阱認知與中共戰略意圖演進

The CCP's Strategic Intentions After 2011: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Thucydides Trap"

柯畊宇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kokenyu@gmail.com

壹、前言

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在經濟與軍事各方面均獲得高速成長，其發展思維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蛻變為現階段的「奮發有為」，此一蛻變轉型受到世界各國的猜忌，故「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聲浪甚囂塵上，成為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領域中的熱門的議題。分析中共崛起的脈絡裡，持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者認為美國仍是此一區域的霸權，具備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優勢。另外，更為普遍的研究者持「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觀點，相信中共高度的經濟與軍事成長將會很快地趕上並且超越美國，中共在可見的未來極有可能會挑戰美國在東亞的支配地位，形成以中、美兩強競逐霸權或以環繞中、美兩強所領導的聯盟對抗。

觀諸美國國際政治學界，多數認為未來一個由美國與中共所共組的「兩極體系」（bipolarity）將會形成。尤其自 2012 年起美國國

際政治學界重提「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概念，藉以描述中美兩國未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旋即成為研究顯學。當時，中共習近平甫上台，為求國家繼續擁有平順的發展環境，提出「新型大國關係」論點，期能淡化「中國威脅論」，說明中共的和平崛起無意挑戰美國霸權。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新型大國關係」論點並未能消除以美國為首的陣營的疑慮，美國近年來高舉「抗中」、「圍堵」旗幟，並推出各種抑制中共發展的政策。本文根據中、美近年來的各種折衝掙鬭，置重點於拜登上台後的對華政策，中共針對當前局勢與判斷爾後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目的在探討中共的戰略意圖的可能形塑。

貳、修昔底德陷阱之概念

美國學界當前認為中共綜合國力高度發展，將會對美國的優勢造成挑戰，極有可能陷入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首先闡明的致命陷阱，亦即「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艾利森(Graham Allison) 曾回顧過去五百年的紀錄，發現 16 起崛起強權挑戰統治強權地位的例子，其中有 12 起以戰爭告終，只有 4 起沒有。¹以此觀之，中美爭霸最後發生嚴重衝突的比例起過 70%。這對於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競逐殊值警惕。

國際關係學者依其視域，將「修昔底德陷阱」發展出不同的理論，本文僅就「權力轉移理論」觀之。奧干斯基(A. F. K. Organski) 認為國際秩序的呈現是一個由霸權領導的階層性狀態。國際體系中

¹ Graham Allison 著，包惇亮譯，《註定一戰？》(*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新北市：遠足文化，2018 年)，頁 11-12。

權力不是平均分配的，可區分為主導強權國、一般強權國、中等國家、小國等 4 個層級。其中，主導強權只有一個，一般強國可能有數個，其他中等及小國則數目繁多。主導強權決定了國際秩序及體系，故對國際體系滿意。其他次級國家對體系現狀咸感不滿。國際體系若存在一個主導性超級強權，則有利於體系和平與穩定，因維持「現狀」符合主導大國利益。體系內成員若能感到「滿足」需要，就願支援霸權體系的存在。然若體系成員不滿現狀，將可能產生改變體系的動機，此與體系是否繼續存在有很大的關聯。

就權力觀點而言，只有大國才能夠有力量挑戰主導國地位，惟有大國的權力變化與滿意度才是影響體系穩定的關鍵因素。當崛起強國與現狀主導大國國力越接近時，崛起的強國有能力及野心挑戰現狀霸權的地位。論及戰爭發生可能性時，權力轉移理論提出 2 個概念，首先是均勢概念，亦即當一個強權國的資源發展至主導強國 80% 以上時就成為一個潛在挑戰者，並帶來均勢（Parity）情況，而當挑戰者的資源超過主導強國的 20% 時，均勢便告結束。其次是超越（Overtaking）的概念，係指一個崛起強國實力急遽增強，其經濟實力比主導大國更為快速的情況。在超越的過程中，挑戰者藉由生產力和政治能力的增強而與主導強國達到均勢時，戰爭的可能性大增。此時若新興強國與主導大國均為不滿意現狀的國家時，則為觸發戰爭之危險情況。

若以前述理論檢驗中共崛起，若其總體力量持續上升到達可與美國「均勢」之時，則亞太地區是否可能會發生權力轉移現象，其中的關鍵因素就在於中共是否有意圖與美國爭奪主導地位。雖然當前中共實力尚無法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且亦未顯露明確企圖，但在亞太地區意欲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意味濃厚，試圖排除美

國在區域的影響力。此舉將衝擊到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利益，亦即雙方對於目前在亞太地區權力地位均不滿意的情況下，已為衝突埋下伏筆。²

參、拜登政府之對華政策

要判斷中、美兩國是會墮入「修昔底德陷阱」，當然要觀察雙方的政策與互信程度。拜登上臺後繼承川普「圍堵抗中」的遺緒，對華政策而言，必須力保三大利益：堅持維繫美國的獨霸地位、鞏固盟友達到「圍堵」與削弱中共的目的、保護以美國價值所建立的國際秩序。所以必須檢視其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與中國政策（*China policy*），此三雖有極高重疊性，而中國政策可謂是三者當中的核心，因北京的挑戰與威脅是重中之重。³故該政策的最主要命題是：美國如何回應中共挑戰？中心論點概括為：「能合作就合作、該敵對就敵對」。⁴究其就任以來，對華政策之具體作為如後：

2022 年 6 月 28 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在「新戰略概念」中稱中共是其「系統性的挑戰」。

2022 年 6 月 26 日，G7 各國領導人承諾在五年內籌集 6000 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企能「取代大陸所倡議的一帶一路」。

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國、澳洲、日本、紐西蘭及英國，宣佈成

²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³ 陳亮智，〈拜登政府中國政策之回顧與展望〉，《歐亞研究》，第 18 期（2022 年 1 月），頁 38-46。

⁴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 202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立「藍色太平洋夥伴」(PBP)，目標是促進與太平洋島國的經濟和外交關係，為美日等國反制大陸在太平洋地區擴展影響力，因此區域穿越第一島鏈至第二島鏈之間，被視為是防守與反擊人民解放軍的重要戰略位置。

成立不同的機制和組織以圍堵中共崛起，如 2021 年美日印澳重啟「四方安全對話」(Quad)，願景是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建立東海與南海的秩序；同年，美英澳三國成立了「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2022 年 3 月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架構」(IPEF) 之後，同月美國提議聯手台日韓組成排除大陸的半導體聯盟 (Chip 4)。除此之外，美國有意將「五眼聯盟」，加入日本、南韓、印度和德國，擴大為「九眼聯盟」，增加對中共情資的蒐集與監控。積極重返南太，重建與馬紹爾及索羅門的關係。

肆、中共的戰略抉擇

2012 年 11 月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會主席，接著提出「中國夢」的概念，並將其定義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2015 年 1 月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中，習近平強調：「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時代要求，是強軍興軍的必由之路，也是決定軍隊未來的關鍵一招。」更在「十九大」重申「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與軍隊現代化」，⁵可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習近平主政時期的最高期許。

2012 年 2 月 15 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訪美時首次提出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願景，包括 4 項重點：(1) 增進相互理解和

⁵ 倪光輝，〈強軍夢支撐中國夢〉，《人民日報》，2017 年 10 月 15 日，版 5。

戰略信任；(2)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3) 促進相互有利合作；(4) 增進在國際事務和全球議題的合作與協調」。⁶進言之，國際社會和理論界都在努力探討避免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改變所導致的戰爭和其他嚴重衝突的途徑，並已意識到在全球化時代，如果處置恰當就有可能實現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而相關大國的態度一般可以分為消極防範和積極經營兩大類。所謂消極防範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避免大國間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而積極經營的新型大國關係的重點是以合作共贏為核心。⁷

就大陸立場而言，新型大國關係是大陸為獲得平穩發展的國際環境而提出的功能性論述，其目的在化解「中國威脅論」，以免構成大陸崛起的障礙。如今，大陸已成為國際第二大強權，未來能成為大陸持續崛起的阻礙就只有美國，因此要如何處理中美關係，成為大陸最重要挑戰，而新型大國關係即是用來解除美國對大陸崛起與威脅產生的不安，得使大陸順利達成崛起的最終目標。就美國認知而言，對新型大國關係持懷疑和不確定態度，大陸有意在亞洲打造勢力範圍，要求美國尊重大陸的核心利益。無論如何，在「新型大國關係」之下，大陸可能對美國關切的國際議題，與美方進行更多的溝通協商，或甚至某種程度的妥協和讓步，以避免與美國對抗和爭取美國可能的包容。⁸

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感到以美國為主的陣營釋出之「抗中」氛圍益形濃烈，中共將會加速軍隊建設，以未雨綢繆，尤其捍

⁶ 鄭端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解析〉，《交流雜誌》，第 130 期（2013 年），《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5363>

⁷ 楊潔勉，〈新型大國關：理論、戰略和政策建構〉，《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3 年）頁 9-19。

⁸ 鄭端耀，前揭文。

衛其國家核心利益為然。雖然中共尚無法與美國正面對決，但為避免淪為俎上肉，遂提出「不對稱作戰」的構想，且以極具創意全力建軍。

伍、結語

循著「修昔底德陷阱」衍化出的權力轉移理論，吉爾平（Robert Gilpin）認為有 3 個先決條件將造成霸權戰爭：（1）國家間政治和經濟空間的閉鎖導致爭奪領土、資源、市場衝突越發激烈，成為零和博弈，最終引發體系的崩潰和世界戰爭的爆發；（2）體系強國對安危時機認知及心理發生變化，以及一個或多個大國無法被撫平的恐懼，趁自己仍處於優勢之時以先發制人戰爭解決問題。（3）事件的發展開始超出可控制範圍。⁹

國家的核心利益是無可退讓的，中共之優序或為：¹⁰

- （1）必須確保對台灣及各部分疆域的領土主權不被分割；
- （2）必須確保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各種戰略資源和外部環境；
- （3）必須確保進入國際市場的權利航海通道；
- （4）必須確保周邊地區不出現威脅我國的國家或國家集團；
- （5）必須確保基本制度和核心價值觀不受外力脅迫而政變；
- （6）必須確保國力增長和目標推進過程不到威懾和中斷。

中共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提出「區域拒止／反介入」之「不對稱作戰」構想。首先要確保大陸沿海至第一島鏈的安全，其次則中共海軍必須控制第一島鏈，在制海作戰基準線以外至第二島鏈海域，則是實施「拒止」的區域範圍，第三是建立「多層次防禦」作

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91-202.

¹⁰ 胡鞍鋼，《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94-97。

戰能量，以拒止第三國介入；第四，中共海軍須阻止或擊退美國海軍航艦戰鬥群所可能採取的行動；最後將「核武延伸至海洋」，中共希望利用廣闊的海洋空間，強化對美國核武嚇阻戰力的存活率，甚至派潛艦到美國反彈道飛彈接戰區外發射洲際彈道飛彈的能力，藉此避開美國飛彈防禦系統。

盱衡當前國際局勢確保安全的基本要求，中共軍力投射應確保在第一島鏈內之掌握制海權，其海軍戰力投射能力應達到第二島鏈位置，軍隊要達成「導彈化、電子化、核能化與自動化」的發展方向，且具備航空母艦戰鬥群、護衛艦、長程攻擊機與攻擊潛艦，使中共具備捍衛海洋國土與利益等海上投射能力。